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雙金釧

大器由來是晚成，莫因小怨壞良心。誣為盜，逼退婚，他年難得跪轅門。湖北孝感縣有常浩然者，乃遇春六代玄孫，其祖在漢陽府做官，因在屬縣落業。浩然為人正直端方，曾中武魁狀元，在京為官，與刑部侍郎常惠然同寓。惠然亦遇春之後，二人同宗，極其相好，如同親生。浩然四旬無子，又見仕途險薄，宦豎弄權，各分黨類，正直難容，遂辭官回到家鄉。其妻孟氏，常勸他買妾延嗣。浩然曰：「賢妻之言差矣！常言道：『兒女前世修，種子隔年留。有子終須有，年老何足憂。金釧十二輩，枉把性命丟。若要麒麟降，須向善中求。』我今無子，或因為官未能忠君愛國、興利除弊，所以造下罪過，上天加警。夫豈娶妾所能得哉？」於是哀告上天，悔過立誓，凡一切施捨拯救之事，濟人利物之舉，無不勇力為之。行之數年，孟氏已有四十五歲，忽生一子，取名懷德，夫妻歡喜，善志益堅。同鄉有個方仕貴，家極富饒，田土寬廣，每年有萬金租息。娶妻金氏，所生一女名叫淑英，聰明美秀，夫婦愛如掌珠；況又與懷德同庚，於是請媒說合，結為朱陳。浩然亦允，遂會親下聘不題。

一日，浩然見祠堂朽敗，祭祀不修，心想：「為善之道，由近及遠；行仁之本，自親而疏。倘若祠堂墜頹，本源有缺，不幾壞我祖之赫赫威名乎？」即時知會族眾，議修祠宇。公房有一叔，名正泰，說道：「修祠乃是美舉，但今年歲節荒，銀錢甚緊，狀元公既有此善念，何不墊頭修好，然後派錢補你？」浩然應允，請工辦料，任怨任勞，修了一年，方才完工。請眾算帳，費了五百餘金，正泰東推西文，說派不起。浩然本房之叔正發說道：「此是公事，豈可累及一人？富者也要派些。」及其派就，正泰又叨其莫出。浩然曰：「此事原是我起的念，我就一人捐修，也是無妨。」又想：「祠堂雖然修起，奈無餘資辦會，還是冷落了；不如再捐田十畝，以為供俸之費，才得盡善盡美。」遂將此意對眾說明。眾人曰：「狀元行此大善，捐金施田，祖宗定要保佑你子孫富貴，功名永世不替的！」

告竣之日，合族齊集，浩然站在中堂，將祖宗出世源由，祠中所懸條規，明聲朗誦道：

常浩然立中堂一言稟告，尊一聲合族人細聽根苗。  
想始祖出世來費力不少，保太祖開基業一品當朝。  
我先祖官此地治家有道，男的男女的女各有規條。  
也有的讀詩書在把試考，也有的習弓馬在把武操；  
也有的習農桑地中取寶，也有的學工匠度活終朝；  
也有的為商賈江湖常跑，也有的習醫卜藝術為高，  
這都是務本業幾條正道，為人子守祖祠才算英豪。  
全三綱正五倫八德體效，不為非不作歹不犯科條。  
有一等忤逆子全無分曉，貪酒色逞財氣滿假矜驕。  
或篩桶或唆訟包把狀告，或打條或想方白晝持刀；  
或姦淫或估騙或做強盜，無尊卑無老幼只要橫豪。  
這幾件盡都是祖宗訓誥，後輩人若犯了定打不饒。  
倘婦女犯六戒行為不道，罪落在家長身難免板搞。  
做喜事都要來幫忙跑跳，有憂事大齊家努力效勞。  
有是非和口舌總宜和好，切不可挖牆腳自起戈矛。  
近年來家綱墜風氣不好，一個個把宗祠當作蓬蒿。  
有門扇和窗格搞去賣了，有桌凳與木料伐作柴燒。  
有渣草與灰塵全不打掃，大殿上起窟洞坑坑包包。  
我不忍才又來修整一到，共費銀五百多未化分毫。  
十畝田送河中出息甚好，每年間春秋祭才夠支消。  
餘剩的與義學培植文教，濟孤寡完嫁娶獎勵兒曹。  
我乃是一武夫不善開導，正泰叔你生來見識高超。  
正發叔年雖邁精神還好，你二人當族長把你煩勞。  
你二老人正直又善理料，這規條才能夠永遠堅牢。  
後生輩你與我快放火炮，常浩然整衣冠親寫報條。  
大齊家站過來忙把喜道，吩咐了管廚司快上酒饌。  
事畢歡飲。

這常正泰為人奸狡，嘴能舌辯。平日打條想方，唆訟篩桶，武斷鄉曲，欺壓子姪，無惡不作。浩然報他族長，原欲繩以理法，處之尊位，杜其邪謀。他聽條規上有幾處犯他心病，在席陰談曰：「怪，我唆訟篩桶都做不得，我一家人拿來餓死不成嗎！」不意被懷德聽見，時才五歲，順口答道：「唆訟篩桶，不准入祠！」聲音又大，說得正泰滿臉通紅，還不起價，眾人大笑。浩然忙罵曰：「你這孩子，好不曉事！正泰公雖鑽衙門，卻是與人撥案伸冤，做的好事。你亂開腔，緊防打嘴！」正泰從此含恨，想：「你提我面花，我就要你性命！」心懷鬼胎，候機發洩。正是：

明槍容易躲，暗箭最難防。

胸藏無情劍，看把誰損傷。

那常浩然廣行善事，應酬浩繁，每年出息不敷，用度看看緊促。那年懷德十歲，殺雞做生。浩然感寒，大意吃了雄雞，寒火結胸，燒得胡言亂語，舌黑氣吼，日易數醫，撥解不開，三日而死。正泰聽得大喜，來家燒香，與正發商議，要大辦喪事。正發曰：「他家不比往昔，也要將就留些後人。」正泰曰：「放你的屁！浩然是何等人物？大魁天下，宦游多年，赫赫勛名，為方鎮之保障；巍巍功德，作國家之重臣。如今死了。豈可草率了事？你不懂事，不要開腔！」正發雖則年高，為人忠厚，無啥膽略，見正泰發怒，便不做聲，由他去辦。

正泰主持喪事，亦不問人。於是大會賓客，訃告官紳，做十天道場，開三日祭奠，飄香謁廟，游縣走街，發普孝，玩官派，每日百餘桌。開奠之日，火戲玩游，獅子龍燈，簽子影子，遠近風聞，男女混雜。發流水席，晝夜不歇。事畢算帳，正泰浸漏，以少報多，兼之除欠吃虧，貨低價，共費四千餘金。正泰回家，閉門不出，四處要帳的鬧得天翻地亂。孟氏無奈，只得請正發幫忙，將田地房廊概行賣盡，衣服器皿尋出當完，尚欠二百兩金無有出路，孟氏哀求債主各項讓些，方才開清。

從此，母子一貧如洗，無處棲身。幸祖墓有守房兩間，搬去居住。孟氏紡織，懷德撿柴，勉強度日。懷德極有孝心，每食都忍口讓母。孟氏恐子餓壞。推以哺子。母子互相推讓，往往淚濕衣衫。孟氏想起先年何等富貴，至今如此貧困，因此朝愁夕憂，氣竄肝脾，遂成隔噎之病。可憐懷德朝夕服侍，無錢醫治，雖有粗破家具，又□不起，及尋得人買，又不值錢，拖來拖去，次年即死。懷德孤孤單單，舉目無人，又小又怕，無可如何，只得守著母屍傷心痛哭：

我的媽呀我的娘，為何死得這們忙？

丟下你兒全不想，孤孤單單怎下場？  
去年兒把十歲上，出林筍子未成行，  
年小要人來撫養，好似雞兒怎離娘？  
媽也，娘呀！  
爹爹在日有名望，兒似明珠掌上光，  
時抱懷中背背上，買了包子又買糖。  
不幸爹爹把命喪，家族主持做道場，  
一手遮天把事掌，全然不由媽開腔。  
媽也，娘呀！  
酒席辦來真妥當，油酥魚膀糯糯香，  
男女濟濟如放槍，菜兒包起只哈湯。  
開奠班子一齊唱，鑼鼓打的又又長，  
獅子打滾籠燈亮，火炮喧天殺豬羊。  
媽也，娘呀！  
正泰叔公良心喪，明中礮賀暗為殃，  
吃得肉肥膘也長，還要暗地來偷藏。  
待等上山算一帳，才知拉個大筐筐，  
泰公躲避無影響，把媽憂得欲斷腸。  
媽也，娘呀！  
帳主逼得無方想，才賣田地與房廊，  
鐘錶衣服盡典當，弄得母子坐山梁。  
一朝受此苦情況，我媽朝夕淚汪汪，  
日做針黹夜績紡，頓頓哈的稀湯湯。  
媽也，娘呀！  
憂氣傷肝得病恙，拖來拖去入膏肓，  
你兒無錢來調養，一朝撒手往西方。  
丟下你兒無依傍，身是孩兒嫩漿漿，  
獨自一人無膽量，夜來駭得戰慄慄。  
媽也，娘呀！  
你今一旦歸泉壤，誰與你兒洗衣裳？  
補巴袍兒油泡漲，定要蝨子咬成瘡。  
油鹽柴米無一樣，舉目無親甚驚慌。  
你兒那去尋識識，就不氣死也俄亡。  
媽也，娘呀！  
這陣哭得咽喉漲，我媽怎的不起床？  
兒要與媽一路往，免在陽世受淒涼！

懷德哭罷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遂引頸自縊。幸來一位救星，是他先年的佃戶，在他地上發跡，念其舊思前來看望，急忙解下，曰：「大少爺，如何想得太蠢，此事都做得嗎？」懷德曰：「我又窮又怕，無食無依，留命何用？」佃戶勸曰：「人子事親，事死如生，只怕無志，不怕家貧。你若弔死，媽未出門，不是狗扯，便是豬吞。切莫性急，與你調停。」即叫兒子去請正發，商量曰：「我們佃戶在他地上發跡者有四五家，各家出些米，你族中富者出些錢，豈不把此事做方圓了？」正發大喜，出首募化，共聚錢六七串，米三四斗。於是買料裝殮，開路上山。還剩得有些錢米，交與宗祠佃戶曰：「你將此子帶去，權住幾月，我與他在方境中邀個一百串錢的會，佃點田地，請個長年，此子才有依靠。」佃戶應允。正發把會邀妥，帖子也發了。正泰聞知大怒，他也邀個會，要打一千串，只邀懷德會內之人，若不應允，便說藐視了他，「懷德你都研賀，我就不研賀嗎？」眾人知他的心病，便說：「我們都不應允，免得見怪。」正發一日告懷德曰：「會已邀成，卻被正泰戳爛了，只看二天，到你岳父家中去借貸些可也。」懷德聽了，次日果去，正逢岳父在門外。且說方仕貴家雖富足，極其怪吝，平日片善不修，半文不捨，只想狠心積錢，多買地方，家中錢物鎖了又鎖，妻子兒女用不得一絲一毫。見懷德今日忽來，便問曰：「你來做啥？」懷德以母死無依，借錢佃業之故告之。仕貴曰：

說起錢就無緣，我家緊得莫縫鑽。去年買了飛蛾壩，今歲又買鷄子山。餘錢都用盡，帳又拉幾千。頓頓都在吃稀飯，半年未有沾油鹽。快往別處歎，莫把你上耽。心想留你吃頓飯，家中無米也枉然。

說罷，獨自進內去了。

懷德莫趣回來，告知正發。正發曰：「你如何這樣粗鹵，怎不告我就去了？他見你這樣光景，憂也憂不了，還有錢借跟你嗎？」懷德曰：「要如何去？」正發曰：「你岳父是個勢利之人，要借些衣冠，辦些禮物，請個跟班，借匹牲口，見你是宦門公子，才喜歡。」懷德曰：「二天再去何如？」正發曰：「這下不對了，看你岳父出門去了，你去會你岳母，看借得到麼？」

再說仕貴進內，對妻說道：「先年瞎了眼，把女兒放與常家；如今貧困已極，將要討口，不如把親毀了。」金氏曰：「那都使得？他是宦門公子，家族不依，定要興詞告狀，怕（不）怕丟丑。他雖貧窮，你若把他周濟，自然要翻身的。不然，你若大的家業，就盤也盤得他起，切不可做此背義之事。」仕貴曰：「放你的屁！養女攀高門才可沾光，我辛苦掙的銀錢，豈可拿與窮鬼？不巴家的婆娘，不要開腔！」

至冬月，漢陽當舖請仕貴算帳，懷德聞知，即到岳家。金氏出外。見懷德身雖襤褸，貌還清秀，留進屋內待飯。言及借錢，金氏曰：「你岳父的銀錢盡是鎖了的，我手中一時莫得，你明年若逢岳父出門，你到我家拿些回去。」於是留宿一夜。懷德折鋪就睡，見床上有根釧子，拿來一看，光華射目，心想：「此釧何來？若是失落，怎在鋪上放得端端正正？定是我妻見我借不到錢，將釧贈我，不好明拿，故放此處。若將此釧當了，也可度活日期。」

次日，告辭回家，到孝感縣當舖。掌櫃將釧一看，問曰：「此釧不是你的，說明來路方當。」懷德告是岳父的。問：「岳父是誰？」告曰：「方仕貴。」問：「要當多少銀子？」懷德曰：「值得好多，就當好多。」掌櫃曰：「諒你不識，此是金釧，麵製雙龍，上有寶珠，價值千金，當你六百銀子。但此釧關係甚大，你叫個保來，才跟你當。」懷德拿釧在手，去請正發，半路逢著正泰，見釧要看，懷德只得呈上。正泰曰：「那裡來的？」告曰：「岳父家的。」正泰曰：「放屁！你岳父不准進門，豈有送釧之理？定是偷來的！」即拉懷德進祠，知會族眾，說：「懷德人小鬼大，如此年紀，犯規作賊，若不處治，連累家族。」眾問懷德，懷德告以得釧之由。正泰曰：「此話哄誰？他岳父恨他入骨，借錢不肯，何曾到他家去？況此釧庶民沒得，前日漢陽江盜劫官府，定是他伙同搶劫來的。犯出這樣滅族之禍，卻還了得，與我拿去活埋！」眾畏正泰如虎，見他發怒，那個還敢開腔。正發曰：「就

是搶的，孩子家，官也不究，須往他爹自身上一看，從寬免治。」正泰曰：「那不得行！搶劫官府，當族長的都不追究，你耽得起麼！」正發想爭辯得來，又怕他叫賊攀咬，只得邀眾跪地要情。正泰難違眾意，叫他子炳然打個戒約稿子，極其利害，捆了又捆，要懷德寫「鎗存他手」作證，永世不准入祠，族內不准收留。眾無奈何，只得依他。從此懷德無處棲身，竟落於乞討。

次年三月，懷德在路上見來了母女二人，穿得華麗，認得後面是他岳母，心內羞慚，走入林中躲避。那知前面正是他妻，懷德認不得他，他卻認得懷德，因母眼痛，許下香願，前去酬還，從此路過。——心想：「去年那根金釧至少也要賣五六百銀子，怎麼就用完了？這樣浪費。如何顧得起來？」欲再贈他，又未帶錢，想：「我手上還有一根釧子，不如送他。他得我兩番周濟，該知感激，立志為人了。」遂謂母曰：「媽快先走，兒要歇下方來。」母曰：「要歇大家歇。」女曰：「媽走得慢，還歇啥子？你往前走，兒隨後即來。」母遂前行。淑英將金釧丟去。懷德心想：「前日那釧，幾乎丟了性命，豈可再撿背時帖子？」淑英見不來撿，捉土打去，又以手指釧。懷德想不撿得來，過路的看見豈不壞他聲名？只得撿起。心想：「又放何處？不如藏在祠堂陪祖。」遂暗向祠中爬上龕子，放在神主盒內。那知又逢正泰來祠，見殿上影子一幌，從門縫中一看，見有孩子在龕頂上摸啥，急走進祠，見是懷德，罵曰：「雜種，又來偷啥！」駭得懷德面如土色。正泰用繩綁住，上龕細看，尋出金釧。想要埋他，又怕眾人求情；想要送官，又無失主。「聞他岳父久有悔親之意，不如用言打動，若肯助我，事就成了。」即拉懷德進縣交差，知仕貴在至盛和站，遂去會他。

仕貴正在鋪內未回，即與吃茶，問正泰曰：「你那姪孫近態如何？」正泰曰：「此子壞極，偷盜搶劫無所不為，有玷令媛，親台見笑。」仕貴曰：「既是為非，你當族長就該處治。我倒不說，只怕你常家祖德掃地了。」正泰曰：「去歲為盜，我欲活埋，他們姑息養奸，致令膽子越大，今又偷根金釧，我欲稟官，又無失主，因此與親台商議。」仕貴曰：「拿釧我看。」正泰取出。仕貴曰：「釧是我的，原來是他偷，看親翁如何施為。」正泰告以心事。二人說得投機，商量仕貴上堂，遞張報呈，正泰上張稟帖，有一無賴子，姓孟，混名夢蟲，請他當母族。

三張呈詞一齊遞去，官即喚懷德上堂，問曰：「爾小小年紀就做強盜，偷人釧子，這還了得！快講！」懷德曰：「釧子是我妻路上送的，叔公與岳父借此害我。」官叫仕貴，曰：「你既被盜，怎不報案？他是孩童，怎能盜釧？說是你女所送，定是實情。」仕貴曰：「民家去年八月被盜，有案可憑；民女從未出門，何得路上送釧？明是搪塞之言，大老爺詳情。」官叫正泰，曰：「既是偷盜，你為族長怎不早報？」正泰曰：「老百姓念他父親為官，雖數次為盜，只在宗祠責打，所以未來稟報。」官又喚夢蟲，問曰：「你為母黨，該從公講，不可黑心冤屈好人。」夢蟲曰：「此子為盜，先年小人尚且不信，去歲他母請小人究治，方知是真，他母因此憂死。」官見三人之言相同，想不辦得來，又是三族同稟；想辦得來，年紀太小。心存憐惜，即勸仕貴曰：「此子就算為盜，年幼無知，又是彌的女婿，你家富足，應宜培植，使歸於正，何必傷他性命？」仕貴曰：「皇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他自作自受，民也培植不起。」官曰：「既然如此，這條命債是你欠的。」說得仕貴無言可答。

官將懷德丟卡，卡犯知是乞兒，叫與眾人一個磕個頭，合卡囚犯拜得頭昏眼花；去拜獄神，帳上雙鉤忽落，神帳自關。眾犯曰：「此事才怪！先拜得我們頭昏，此刻拜得神帳自下，此子後來前程必大！」個個請酒與他賀喜。

方仕貴見官不甚追究，又未招供，心中懷疑，回家拿銀進水，他妻金氏問知情由，說道：「你作此傷天害理之事，無故送人性命，怕不怕報應！」仕貴曰：「他偷我金釧，何謂無故？」金氏曰：「此釧原是我叫女兒送他的，怎麼說是他偷？」仕貴大怒曰：「你養的好女，做的好事！這樣敗家婆，我一定要把你休了！」金氏曰：「慢些，陪你公堂去講！」二人鬧個不得開交，淑英聽得慌忙出閨，勸解道：

奴在閨中正清淨，忽聽堂前鬧昏昏。

耳貼壁間仔細聽，原來為的奴婚姻。

不顧羞恥升堂問。爹媽為何怒生嗔？

「就為我兒姻親，與你媽鬧嘴，不怕憂死人啣！」

聞言雙膝來跪定，爹爹聽兒說分明。

「我兒有話只管說來，何必跪倒？」

從前對親多喜幸，兩家說來都甘心。

公公在朝為股肱，宦門公子結朱陳，

個個都說兒好命，狀元媳婦甚尊榮。

不幸公公廢了命，可恨族長太無情，

將他家財都耗盡，常家公子才受貧。

並非嫖賭行不正，爹爹嫌他為何因？

「非我安心嫌他，只怕我兒嫁去難過日子。」

女兒原是菜子命，肥土瘦土一般生。

培養得好必茂盛，不會栽培少收成。

公子年輕品端正，一得栽培便翻身。

爹爹呀！

既有銀錢把水進，何不週濟姓常人？

送他學堂讀孔聖，一舉成名天下聞！

「是他麼？他能把名成了，我不姓方，跟倒他姓常！」

爹爹諒他無上進，常言三富有三貧。

破窯受苦呂蒙正，後來黃榜中頭名。

「那是古人，他都比得？他若有志，不為賊了。」

回頭再將好言論，爹爹養兒費苦心。

你兒一朝把命盡，爹爹難道不心疼？

「我擺佈窮人，原想退婚，必是為你好，怎麼我白說起來了？」

爹爹呀，爹爹呀！

退婚就是逼兒命，你兒縱死不另婚！

「為啥子不另婚？」

好爹爹呀！

好馬不配雙鞍轡，鴛鴦交頸不離群。

女兒雖然姿性蠢，難道不如獸與禽？

爹爹如果有異論，兒必願死不願生！

仕貴見女兒口硬，料勸不轉，便誑言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為父就不追究。」金氏曰：「你把他送進卡去，要保他出來。」仕貴見女兒跪地不起，只得勉強應承，進縣與常正泰商議。正泰不依，說道：「你若不追究，我就要告你！」

仕貴無奈，借銀二百，托人進官。官見銀子，心想：「你既出銀買人命債，我何借此一個小孩！」遂將懷德提出，苦打成招，

用籠囚起去曬太陽。刑房老典羅含輝出外，見懷德籠是陰的，上有烏雲遮蓋，命將籠放西邊，雲往西走；仍放原處，雲又過來；以為奇異，即去稟官，曰：「懷德似非常人，昨日拜獄神，聽得人言有神帳忽下之奇；今日囚於籠中，小吏看見有烏雲罩籠之異。大老爺何不行些陰德，把他曲全？」官即微服出視，果然是實，是夜與羅商量曰：「我欲救他，奈三家具狀，案無生路，又用何法？」含輝曰：「聞監中有一囚與常懷德容貌相似，年紀相當，況昨日已經死了，不如將屍掉換出來，只說懷德已死，人自不疑。」官大喜，將懷德提進衙內，脫衣與死囚穿起，裝在籠內，次早抬出。正泰聞懷德已死，指罵曰：「災難種也有今日，提不提我的面花了！」大笑而去。

懷德在衙一月，養成面白唇紅。官想久在衙中不大方便，知他有叔在京已升為禮部尚書，即拿銀二百，謂懷德曰：「此銀乃是你岳父送我害你的，我今贈你，你可進京，與你叔討一個出身。惠然與我交厚，我修書去，他自不疑。」又贈馬一匹，命衙門一人相送。懷德拜謝進京。到禮部衙門，遞了手本，惠然叫進，問明情由，看了書信，大怒曰：「正泰如此橫惡，誣良為盜，謀害姪命，待我回書叫縣官治罪！」懷德心想：「如今治罪，我不能親身報仇，此恨怎消？」即跪稟曰：「叔公雖橫惡難容，亦由小姪前冤所致，不如存些厚道，由他算了。」惠然點頭，即回書道謝。打發衙役回去以後，遂送懷德讀書。

懷德習文兼能習武，半日講書作文，半日跑馬射箭，舉鎗提刀。十八歲聯科及第，中武魁狀元，打馬遊街。一來穿戴光華，二來容貌俊秀，人人稱揚，個個誇獎。當朝首相嚴嵩看見懷德，心中大喜，想：「我么女今年已十六歲，若招此人為婿，可稱佳偶。」即叫媒說親。懷德聞言，與叔商量。惠然曰：「你意如何？」懷德曰：「嚴嵩欺君罔上，結黨營私，猶如冰山一樣，豈可附以婚姻？況姪爹媽已曾定就，岳雖不仁，妻子淑英兩次贈我金釧，其情可憫，豈可棄舊喜新，作此無義之事乎？」惠然曰：「此言有理。」遂對媒說：「家有前妻，不敢從命。」嚴嵩又命媒說，雖有前妻，只要不進京來，他也不怪。懷德曰：「糟糠之妻不下堂，不敢背義。」嚴嵩大怒曰：「你好大的前程，敢逆老夫之意，我就要害你！」

時洞庭告警，官軍屢敗，全軍覆沒。嚴嵩心想：「洞庭乃積年老寇，地險兵強，不如命他征剿，假手於賊。」即奏皇上，封懷德為統兵副元帥，帶兵十萬征剿洞庭。惠然曰：「此又老賊害汝之計。」懷德曰：「大丈夫為國忘家，那計利害，怕他怎的！」惠然曰：「姪初為將，須要申明賞罰，講究義理，謹小慎微，謀定而戰。」懷德拜諾辭行。來到洞庭，無計破敵，不敢大戰，半年無功。嚴嵩命人催戰，懷德憂悶。忽聞營內有人善造水雷炮船，懷德委他監造雷炮。安頓停妥，命人引陣，假敗誘敵；賊見官軍大敗，遂大隊趕來。懷德命將水雷、火箭、火船、大炮即時齊發，賊不及退，燒得幾盡；即用炮船殺進賊營，斬將擒王，大宴慶賀。捷報進京，龍心大喜，賞嚴嵩薦賢之功。

又有山賊破了徐州，嚴嵩心想：「你利於水必不利於陸。」即奏加懷德為統兵大元帥，去徵山賊，懷德遂往徐州進發。那賊將錢糧屯於下邳，為犄角之勢。懷德力攻下邳，賊堅守不出。有人獻計曰：「目今太白行於箕尾之分，必有大雨，可用水攻。」懷德使兵築堤注水，紮營高阜，果然秋雨半月，山水大漲，決堤灌城，遂破下邳。徐州聞下邳失守，引兵退去。懷德料賊必走，先伏一軍在前，隨後趕去，前後夾攻，賊大敗而逃。班師回京，半路接得聖旨，說懷德調兩湖之兵二十萬，往雲南征瑤池山王。

原來嚴嵩聞破山賊，大驚失悔，想南夷強悍，用的象陣，天下無敵，雲南王已避奔緬甸，因此保奏。懷德來到雲南，聞象陣利害，開二千人探陣。那象一湧而來，幾乎衝入老營，幸營壘堅固，火攻利害，未曾有失，二千人只剩得四五百而已。懷德心想難以力敵，即仿田單火牛助陣之計，大破象陣，踏平賊寨，迎雲南王歸藩。班師回朝，皇上大喜，命文武大臣出郊迎接，封為靖疆侯，官山西巡撫。懷德謝恩，告假還鄉，掃墓娶親，賜黃金十兩，白金一萬。

懷德榮歸，一路之中好不鬧熱。將至漢陽府，官郊迎四十里，孝感縣官先將正泰父子及方仕貴、夢蟲拿來鎖住，追出金釧，然後迎接懷德進府。懷德拜謝前恩，即請官為媒，擇期送與仕貴。仕貴曰：「小人女已嫁了。」官曰：「該死狗奴，這還了得！」回覆懷德，懷德大怒曰：「可將老狗高弔轆門，有女則可，無女定將老狗碎割！」忽有金氏見官，說：「女尚未嫁。」官曰：「你夫都說嫁了，豈可勉強應承？」金氏曰：「我夫聽說婿死，逼女改嫁，小女至死不從，民婦才與爹媽商量，托媒假嫁，安置娘家。大老爺不信，問我爹媽便知真偽。」官即叫金老夫婦上堂細問，果然是實。官大喜，曰：「金氏曲全貞烈，蓋夫之愆，可謂女中之杰矣！」於是將正泰父子與仕貴、夢蟲丟監，候完婚後發落。即去升墳祭祖，拜祠宴客，念正發之恩送銀一千，又送佃戶銀各百兩。回府完婚，大會賓客，廳官汛官千百把總，都去迎親扶轎，旌旗載道，鼓樂喧天，鄉人稱羨，宗族增光。

官將幾個囚犯與金釧交於懷德。懷德命將正泰、仕貴罰跪轆門鏈上，夢蟲吊在高竿，指罵曰：「你是何人，敢充母黨！」夢蟲曰：「小人受人所請，一時之錯，侯爺施恩。」懷德曰：「你受人請，本爵也請你一頓！」即出令賓客各人射他一箭，中者賞，不中者罰酒一杯。眾客不敢不從，射得夢蟲身上箭如雨下，矢似飛蝗，死了，拖出郊外，豬拉狗扯。

且說正泰、仕貴跪在鏈上，自午至日落西山，跪得身腫力盡，膝如刀割，始悔從前之事，彼此交怨。萬無奈何，哭泣喊道：「夫人救命！大人、女兒快來救命！」守差提鏈便打，曰：「侯爺氣性不好，你喊脫他的酒興，我們定要挨打，快莫喊哪！」仕貴曰：「我是侯爺的丈人，跪都跪得，叫我喊不得麼？」又放聲大喊。淑英在內飲酒，聽得喊聲知是爹爹，大驚失色，起身說道：

三堂飲酒甚清淨，忽聽外面有哭聲。

這廂哀聲真難聽，似乎又在喊夫人。

倒把奴家猜不定，聲聲痛徹奴的心。

悄悄我把使女問，外面叫哭是何人？

「這是太爺把老太君罰在轆門跪鏈子。」

呀汝言來淚滾滾，知縣做事太無情。

丫頭快把侯爺請，夫人稟請問緣因。

丫頭出外稟道：「夫人有請侯爺進內說話。」懷德入內。夫人見禮，說道：

一聲苦家苦哀懇，尊聲侯爺聽分明。

夫榮妻貴官一品，奴父也稱太封君。

「那是不少你的。」

既然不少奴封贈，他是國戚分更尊。

不見升堂把酒飲，拿他罰跪是何情？

「論他的事，罪過多端，將他跪鏈都是從輕發落。」

雖有過失無大損，不該錯拿二百銀。

「二百銀子幾乎把命卻脫，還無大損嗎？」

若無此銀官不贈，怎得上京中頭名？

「噫，難道我的功名還多承他嗎？」

侯爺念在妻情分，解釋冤怨息雷霆。

「別事可容，此事難丟！」

侯爺不把妻情准，妻願將身替父身。

「又那們替法？」

奴將鏈兒來盤定，情願跪死在埃塵！

淑英說畢，叫丫頭拿鏈來。懷德曰：「不要拿來，為夫准情罷了。」出對知縣曰：「仕貴之事，夫人要情，求父台發落。」知

縣曰：「正泰父子如何發落？」懷德曰：「正泰罪重，任憑老父台施為。」官即將正泰拉進堂下杖二百，又將他子炳然杖一千，與仕貴一齊釋放。正泰又羞又憂，年老氣衰，回家即死。炳然杖瘡不癒，成了廢人。方仕貴回家月餘，被瘋狗咬傷，發瘋將兒子及孫女一齊咬死。子尚無兒，香煙遂絕。金氏把女婿接來開奠安葬，家產盡歸女婿受用。金氏後來無疾而終。懷德山西上任，把羅合輝帶去辦事，後亦為官。懷德連生四子，俱為顯官。